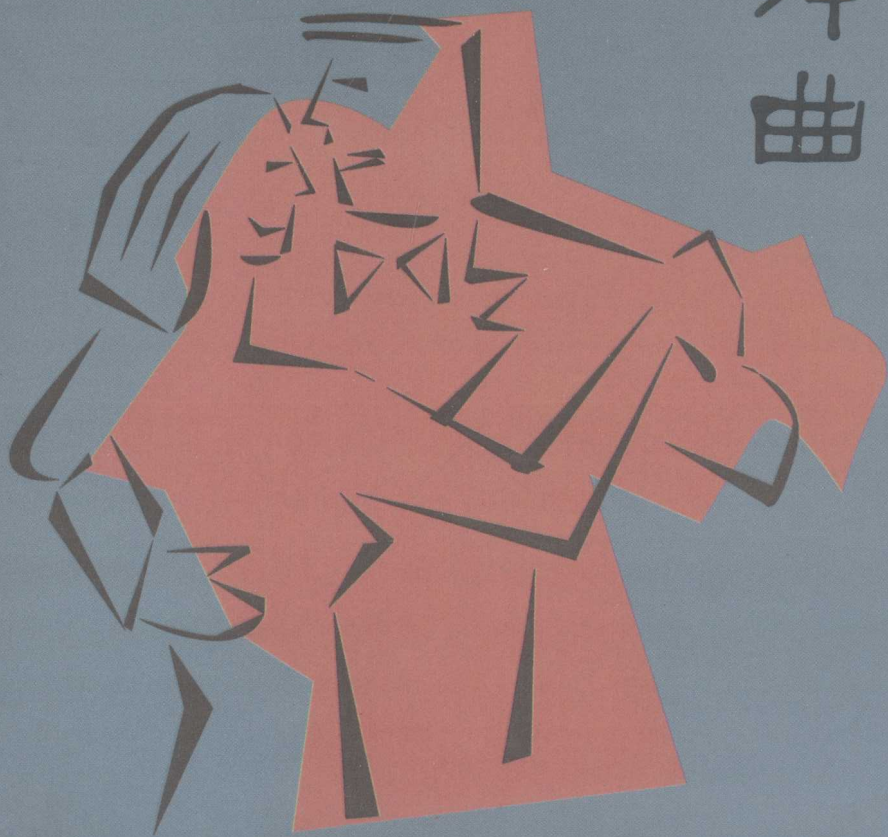


筱天第著

缘舞曲



吉林文史出版社

筱天第著

缘舞曲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始入舞场	(1)
老有所乐	(4)
八旬寻伴	(7)
我爱老公	(9)
舞场安全	(11)
叽咯分家	(13)
假警打劫	(15)
翁迷女人	(17)
自食其果	(19)
风格在此	(21)
处座之恋	(23)
孤寡拉鑫	(25)
“三角”风波	(28)
舞厅从商	(30)
老爸少妈	(32)
支持跳舞	(34)
送上一程	(36)
冰糖葫芦	(39)
经常挨揍	(41)
应该这样	(43)
抠老头说	(45)

缘舞曲

再说老抠	(47)
“混混”闹场	(49)
五个半点	(51)
结伴夕阳	(53)
夫妻之间	(55)
异性和谐	(59)
重归原配	(61)
照样就业	(63)
三孀争艳	(66)
强拉硬拽	(68)
翁又上当	(70)
时兴搭伙	(72)
你看见了	(74)
掰在信泰	(76)
“烂炖”好吃	(78)
蚊叮男友	(80)
情人现象	(82)
鹤蝇之说	(85)
快乐天地	(87)
热心业主	(89)
民族共舞	(91)
爱唱老歌	(93)
泡泡糖粘	(95)
舞到韶山	(97)
痰的悲哀	(99)
捆绑夫妻	(101)



讥讽自嘲	(103)
巧遇酒疯	(105)
重组家庭	(107)
伴唱者说	(109)
舞前歌后	(111)
如此这般	(113)
藏垢纳污	(115)
奢谈统一	(117)
爷爷老乐	(119)
好吃“软食”	(122)
这里敢穿	(125)
七女乘宴	(127)
夕阳红火	(130)
面对选择	(132)
吃肥跳瘦	(134)
问卜求偶	(136)
独身女郎	(139)
“孟子”跳舞	(141)
妈妈别哭	(143)
夫妻自由	(145)
临终托咐	(148)
独身生活	(150)
“铁子”历险	(162)
楼间聚餐	(166)
弃身留土	(169)
我爱老夫	(172)

缘舞曲

老夫受责	(175)
古玩之恋	(177)
严防死守	(181)
假话真说	(185)
母与子情	(190)
总是发讪	(193)
激动遭殃	(197)
自称“舞姬”	(200)
铁贩姑娘	(203)
同命相连	(207)
如此痴情	(210)
生母义父	(213)
“没”太阳舞	(217)
舞姿三色	(220)
“落伍”舞厅	(225)
落幕夕阳	(227)
夕阳西落	(229)
严防“艾滋”	(232)
陪舞女说	(234)
贴身舞女	(236)
“花班”小子	(238)
无情有欲	(239)
相形见绌	(241)
别张扬了	(243)
后 记	(245)





始入舞场

“让跳舞啦!”这是东宁市市民喊出的声音。

“文革”中，谁也不敢说谁进过舞场，谁跳过交际舞。那时，让红卫兵知道了，非给你戴上一顶“破鞋篓子”不可。甚至戴上高帽，在脖子上挂双鞋，叫你难堪。其实，“文革”前也不时地在开个舞会。那是上层的事。等上级领导来视察，考察，政府机关就在会议厅、招待所大厅等较宽敞的地方，临时组织舞会。还要特请“京、评、话”的女演员来陪舞，这样，来的领导才觉得“够味”。还邀请军、警头头、机关干部作陪。舞会，专为主要领导摆设桌椅，放些茶水、饮料什么的。那时，领导还有些架子，专等女士来请才肯下场，这是主持人安排的。一曲过后，男的还要向女伴说声“谢谢”回到座位上，显得文质彬彬。舞会外面，还有公安干警在守卫、走动。等舞会到深夜散场，要用专车将请来的女演员送回家中。有时市领导玩的高兴，还让部下准备一顿“夜宵”招待她人。但很简单，不像现在的大酒大肉，没完没了。这都是七十年代以前的事了。

改革开放后，东宁市领导去过大城市，看到那里有舞厅，便也让办舞厅了。但必须让文化部门、公安机关去“把关”。之后，很快在几个区域内，改造成几个舞厅。什么“会仁”呀、“天缘”啊、“蓝天”呀，舞厅相继开业。从



此，本市舞厅面向大众开放了。

某厂退休干部张长发就是这时走进舞场的。

说起张长发还够可怜的。早年，妻子就去逝了。领着四个儿女过活。他既不玩纸牌，又不会麻将，整天看看书、看看电视。但觉得太单调。等儿女结婚都独立生活了，老人倍觉孤独。于是，背着儿女去舞厅走一走。

他以前曾去过专场舞会，笨手笨脚的，也学会个“三步”“四步”的，听起舞曲，也能分辨出个四五六。一天早六点，他来到蓝天舞厅。开始这个舞厅六点半以前不收费，七点以前收上五角。他免费进了舞场，那时，进舞厅的人寥寥无几。他坐在一旁观望、等候……觉得这里很陌生。等舞曲播放、人越来越多，心里也平静了，舞性也来了。他主动请一个六十来岁的妇女跳舞。这位妇女很大方，给了面子，俩人随着舞曲跳了起来。但这位妇女很笨拙，时常踩着老张的脚。老张开始教她快步怎么走，慢步怎么走，都很兴奋。从此以后，俩人天天早来“邯郸学步”，一个星期过去了，俩人开始翩翩起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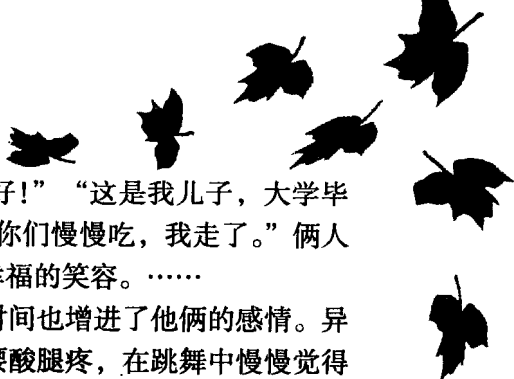
2

时间一长，张长发很快了解到，这位妇女是个遗孀，叫秦美香。丈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还是个烈属呢，始终没有改嫁，怕别人说她不保贞节。她也是抱着试探的心理走到舞厅的。

说也怪，他们跳舞的消息不胫而走。双方儿女知道了，溜进舞场偷看，以便发现“问题”。结果，一方发现父亲很快活，一方发现母亲忧愁少了许多。都愿意他们自由自在地跳吧，乐吧！

一天，快到中午了，张长发约秦美香去吃碗“长寿面”。她答应了。就在加州牛肉面饭馆里，张长发的儿子书泉看见了父亲，知道了父亲的心事，随即到柜台要了一瓶啤酒，两个拼盘递过去。父亲看到儿子这般对待他，便说：





“书泉，这是你秦姨”。“秦姨好!”“这是我儿子，大学毕业，在机关工作。”“爸、姨，你们慢慢吃，我走了。”俩人你看着我，我看看你，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舞场消磨了他俩的时间，时间也增进了他俩的感情。异性相吸格外来神。张长发过去腰酸腿疼，在跳舞中慢慢觉得舒服了，腿脚都灵活了。秦美香也注意打扮了，发型也变了，还能和舞友们跳起“迪斯科”了。他俩在舞“慢四步”，灯光暗下时，意外的事发生了。张长发按耐不了激动的心情，搂了一下秦美香，秦美香也紧紧握了一下老张的手，象两捆干柴燃烧起来……秦美香觉得老张硬棒棒的东西碰着她。于是逗他：“你那啥家伙?”老张也撩她：“老干布(部)呗!那你那疙瘩呢?”“还用说，是老干布(部)活动中心呗!”俩人咯咯笑个不停。他们已进入爱河。张长发热情地说：“舞厅就是我俩的媒婆了”……

老有所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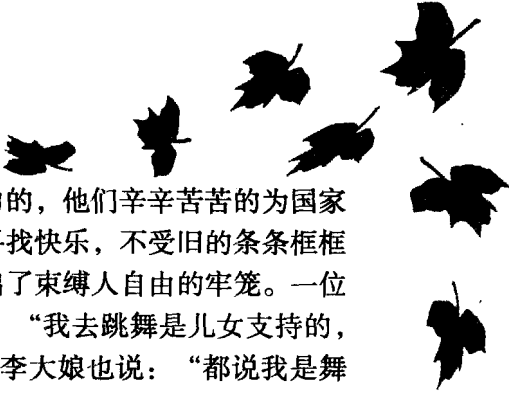
红星舞厅特有吸引力。四百五十多名中老年人去买年票。在这里跳舞的陈志明老人说：“我从七十五岁就‘转移’到这里，一晃儿已有八个年头了。因为这里的老年人多，好玩。再就是入场便宜，年平均每天只有三四角钱。”办这个舞厅的老板说：“是为离退休老人开一个娱乐的活动场所”。

4

原来，东宁市最早兴办舞厅的时候，市区有七八家被群众称为“大众舞厅”的，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标准步舞者还是初学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后来几家营业性舞厅的老板看到外市跳“黑曲”挣钱（即跳几支曲后，将灯全部熄灭，舞厅全黑），于是都改为“黑舞厅”了。女人免票入场，男人三元入场。只要男女舞友跳上三个曲，男方要给女方10元钱。所以，老年人跳舞被冷落了。从此，红星舞厅才人满为患。

陈志明老人原不想去跳舞，怕人家说：“跳舞没好人。”可是，他是孤家寡人，整天“遛街”，儿女鼓励他去学跳舞吧。从此，他一头钻进舞厅，不能自拔。在他的动员影响下，不少老同志，老部下，也试探进了舞厅。其中有脱离麻将馆的，有在家苦闷忧伤不乐的，有蹲巷骂闲杂的……六十岁以上的老太太也不少。这就给舞者增加兴趣。





老年人自我陶醉是有其动力的，他们辛辛苦苦的为国家出了大半生的力气，离退后要寻找快乐，不受旧的条条框框束缚。这些中老年人确实是冲出了束缚人自由的牢笼。一位守了十年寡的王艳秋老大娘说：“我去跳舞是儿女支持的，他们叫我尽情的玩。”“舞星”李大娘也说：“都说我是舞迷，舞迷就舞迷，谁快乐谁知道，想来舞场又不敢来的才难受呢！”

人生各有所好。愿意打麻将，愿意下棋，愿意打球、爬山……谁都限制不了。可就有的限制跳舞。当然，舞厅开放二十余年，对跳舞也就不那么冷嘲热讽了。陈志明是这么说的：“我跳了这么多年舞，今年八十二岁了，身子板越来越活润，还能跳摇摆呢。”

如今，陈志明结识了不少舞友，同龄的有，中年的有，还有青年人也愿意参与他们的行舞行列。有说有笑，好不热闹。中秋节的前一天，他们从早六点半跳到十点半，什么“中四”、“慢四”、“快三”、“水兵”、“迪斯科”……都不觉得累，似乎还没尽兴。

王艳秋说：“老陈，肚子叫啦！”

“好哇”！AA制聚会。老陈一招呼，七八个老头老太太走出舞厅。各自到商店买点食品，奔向“老地方”，凤秀山凉亭。

又是一顿丰盛的野餐，烧鸡、香肠、花生、黄瓜、咸菜、馒头、啤酒、“康师傅”……一位老钢铁工人张凤祥喝完一瓶啤酒后兴奋起来，左手突然拽住王艳秋，“还想孤家寡人啊？”。“找老头也不找你！”大伙哈哈一笑。“舞星”也说起笑话来：“大伙听着，听人家说老陈在年轻时候可风流了，房事不背儿子。有一次夜间把木板床压得嘎嘎直响，儿子惊醒后，问爸爸干啥呢，老陈说：“X你妈呢，睡觉吧。”在场的老人几乎笑出眼泪。老陈退休前是有成就的工

缘舞曲

程师，立刻回应：“咱们的舞星，在妇女检查身体时，事前喝了两瓶饮料，肚子憋的鼓鼓的，等开 B 超机时，尿都流在了 B 超床上了。”又是一场哄堂大笑……





八旬寻伴

“蹬山太累，漫步无味，玩牌不会，家呆没趣，看书流泪，看电视要睡，跳舞陶醉。”这是八十三岁高龄的孟老头自编的顺口溜。十后前，老伴走了。他只身居住，却从不让儿孙前来侍候。儿孙称他是老倔头。

他八十多岁，仍一副童颜，进了舞场，他就想寻找一位年龄与自己相差无几的女伴。别看他年纪大，还挺挑剔的呢，有丈夫的女人不来往，占小便宜的女人不处，唠叨的女人他烦，想到他家住的女人也没门。他在红艳艳的舞厅年年买入场票。尽管年入场门票从最初的 50 元增到 80 元，又升高到 150 元，他还是留恋舞场。有一次，一位六十五岁左右的妇女与他跳舞。期间她问老人每月挣多少钱。他回答：“多少也不给你。”使她很尴尬。还有一位年岁大些的妇女问他个人有房子没有。他说：“有啊，在天涯海角。”

天赐良缘，他在舞友中得知一位七十三岁的寡妇，唯一的儿子不幸病故。白发送黑发。他找到她，良言安慰。虽然这位女士相貌不佳，性情却很温顺，求她为伴，她也默许。数月之后，俩人同来同去。每天早晨公交车，老孟头从始发站上车，老太太准在下站等候。一到舞场，就给老孟头好吃的，不是包子就是馅饼，外加饮料。两位老搭当跳起舞来花样还不少，别具风格。



缘舞曲

老太太还会跳多样的朝鲜舞，还教老孟头当伴舞。夕阳红艺术团将他俩聘了去，经过艺术老师指点，演艺升华。曾到市内多个单位演出。他们乘坐夕阳红旅游列车到北京演出，他俩的《阿妈妮》舞受到格外好评。





我爱老公

魏秦娥已经七十二岁了，而她的老公要比她小七岁，叫王大宝，原来，是大宝的父母从小就给他订下的这门亲事。结婚后，两人从河北某地来到东宁市煤矿工作。王大宝有初中文化。建国初期，煤矿选机关干部。王大宝被选上了行政科的职员。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时刻把矿工们的福利放在心上，深受矿工们的拥护。二十年来，先后提拔为副科长、科长、处长。到临退休前五年又被提升为副矿长。这时他觉得王大宝的小名太俗气，就改为王守信。退休后，整天陪着老伴遛达。有一天，他俩路过会仁舞厅，便花了二元钱进去看看。在霓虹灯下面，俩人又手拉手跳起舞来。从此，舞厅变成了他俩的活动、娱乐场所。

9

会仁舞厅每天早场是老头、老太太的娱乐天地。他俩也是其中的一员。有时魏秦娥跳累了，就叫老公与别的女人跳。……她心中得到安慰。

魏秦娥生来先天不足，瘦弱又矮，不足一米五。而王守信却身体强壮，身高一米八，在舞池中，他俩一起跳舞，旁边都叽叽喳喳的说是这样的男人“难得”。可王守信闻到此味，不以为然，大摇大摆和老婆尽情地跳。

一天，魏秦娥对老公说：“我岁数大了，跳不动了，你去玩吧！”王守信却说：“你不去，别人会说我喜新厌旧



的。”“没关系，别把你的身体为我拖坏啦！”

王守信觉得多年来，她都是这样抚慰自己，也就信以为真了。十多天后，魏秦娥在丈夫去舞场之后，拖着瘦弱的身体偷偷走进舞场一个角落观看丈夫与谁跳，从中发现情况。认识王副矿长的女子，都主动找他跳，他也就不动声色的跳完一曲。而王守信最愿意与她跳舞的还是一位一米七高的女子，约五十六七岁。他觉得这位女人很温柔，又不愿意找其他男人跳，个性很强。魏秦娥看见丈夫与这位女人跳了一曲又一曲……事后，她打听到，这位女子是退休工人，叫郝萍，是被丈夫打出来的，孤身一人。后又找一位喝大酒的工人丈夫，又把她当成奴仆。实在过不下去了，自己独自生活。她心想：我这大半辈子，怎么这么苦呢。决定不再结婚了。在舞场上，她最钦佩的是这位王副矿长。

当王守信回家后，老伴对他说：“玩的高兴吗？”“还行！”“以后，你别乱跳，别弄得眼花缭乱。你大小是个官，免得人家说闲话，造成影响。”“从那以后，我就不进舞场了。”“别，我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与喜欢你的人跳。”

郝萍与王守信经过一段舞场的“磨练”都了解了对方，便结成舞伴。一次郝萍看到大姐姐魏秦娥到舞场，主动让位。可魏秦娥却说：“你跳你的，继续跳，我没有吃醋的想法。”

王守信的住宅比较宽敞，儿女天天上班，总是照顾不到家境。郝萍便主动担当起“女保姆”来了。





舞场安全

张彩云与李广兴结伴跳舞已有十多年的历史。舞友们无一不知无一不晓。时间长了，俩人就产生了感情。一块吃饭，一块游玩。

跳舞必然要有舞伴，有“固定”的，也有“不固定”的，选择多数在女方。女方只要看中了，男方也愿意，一定会跳到“一块”的。

有一天，李广兴邀了四五对舞友去游泳。泳池里相互嬉戏，追波扬花，蛙泳、蝶泳……然后又聚在一块吃了午餐才尽兴坐车返回家居。唯独张彩云和李广兴路经百花园，钻进一片天然树林里。目无旁人，俩人情不自禁的搂在一起，亲亲热热，好不痛快。虽然都是五十来岁的人啦，却如同初恋一般，很是激情，很是冲动……

11

就在如痴如醉的当儿，一名年轻人和一名穿警服的人走过来。那位年轻人说：“你俩别动，我是聘请的治安人员，你的行动我都录了下来。”随后，那名警察命令李、张到公园派出所一趟。他俩觉得婚外恋被人抓住了。没话可说，接受传讯。

“你们是夫妻吗？”警察问。

“不是，我俩是舞伴。”李说。

“不是夫妻，为什么搂在一块。”俩人无话对答。